

亲情密码

文/郑彦英

母亲在郑州居住以后,妹妹每年都来看母亲,而且大都在春节前。我每次去母亲那里,她们俩都在说话,而且说得津津有味,说得喜笑颜开。

弟弟一家是和母亲一起住的,弟弟对我说:“你看把妈激动的,连睡觉都不睡了。”

睡午觉是母亲多年的习惯,习惯能够偶尔中断,必然有它的道理。这个道理我在今年才解开。

今年春节前,妹妹没能来郑州,因为妹妹也当奶奶了,新添了孙女,她要在家照顾。

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,我去母亲那里,发现母亲望着窗口发呆,手搭在膝盖上,手里拿着针线。

我问母亲是不是想妹妹了,母亲笑笑说:“想也白想,不想。”说着就开始做针线,做着做着却说:“你妹子开始受累了,一个娃娃扯大容易么?! 哭哭闹闹,屎尿尿尿……”说着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候弟弟的一双女儿回来了,大女儿在东北上大学,小女儿上高三,今年考大学。两个孩子一进门就对奶奶说,她们找了两条街,看好了一家洗浴中心,要带奶奶去洗澡。

母亲眼睛一亮,满脸是笑,却问:“看好了?”

“看好了。”

“里头有啥?”

“咱去了,人家先让咱换鞋,给咱一人一把钥匙,让咱把衣裳放到存衣柜里,存好衣裳,我俩扶你先到大池里泡泡,再

扶你到淋浴间,给你搓搓澡,再洗再冲。”

母亲听着,看着说话的两个孙女,一脸的慈祥。听完了就站起来,说:“咱走。”

我开车送她们三人到了洗浴中心门口,看着她们一起走进门,我突然想到了母亲以往的激动。母亲八十多岁了,洗澡的问题我怎么一直都没想到呢? 在这个生活细节上,母亲和女儿是天生的密友,所以妹妹每年来郑州,母亲都兴高采烈,而且每年给母亲洗完澡,妹妹就回老家了,去照顾她的一家子。

怎么也想不到,两个侄女想到了奶奶的洗澡问题,没有人告诉她们,她们也没有问我和她们的爸爸,就去找洗浴中心了,就去考察了,对所有细节都放心后,才来叫奶奶。

难道女性亲人之间,有一种密码?

看来是有的,解开这个密码的,不是钥匙,不是口诀,是亲情,是爱……

一个多小时后,母亲和两个侄女出了洗浴中心,母亲的头发上,隐隐地冒着水气,两个脸颊上,是红苹果的颜色。

我赶紧打开车门让母亲上车,两个侄女扶奶奶坐好后,一左一右坐在奶奶旁边。

我问母亲洗得怎么样,母亲说:“好得很!”声音里尽是满意,尽是喜悦。说完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作为儿子,我从母亲欢快的气息里,听出了美好和滋润。

我要把母亲这欢快的气息记录下来,告诉我的妹妹。于是我在大年初三,写下这些文字。■



暖
摄/赵小

草原邻居

文/宗崇茂

那天,我们工地不远处一下子停了好几辆大卡车。车上装载着帐篷、棉衣棉被、各种叫不出名字的仪器,还有二十多个灰头土脑的人。像是准备在这里“落户”的样子。

我们跑了过去,对他们笑。他们也笑,算是认识了。原来,他们是一个地质勘探队,刚从另一处山野挪过来,要在这里驻扎很久呢。

我们禁不住雀跃起来:总算有邻居了! 热心地帮他们一起卸东西,搭帐篷。他们很是感谢。好一阵忙碌,擦黑时分,他们的“家”总算安顿了下来。

此后,我便常到他们那里串门。一个人去,或是和其他兄弟一起去。有时他们正捧着大碗,站在帐篷外面吸溜着;见我们来,就用筷子敲打一下碗沿,远远地招呼道,来啦,吃了没? 偶尔还会冷不防往我们手中塞进一个大馒头。

在这么一个地方,能见到这么多人,是一件幸运的事。

我们还彼此相邀,到对方的帐篷里喝过酒。平日里,若是差个什么用具之类,即使对方帐篷里没人,也尽可以直接去拿来先用。

闲下的时候我们常在一块儿聊天,话题多涉及各自的家乡。凭我的那点地理知识,大多数时候,我能说出他们家乡的一二风物,他们就显得特别得意和高兴,也更愿意与我亲近了。有时,我们的人与他们的人也会争相拿各自的家乡“显摆”,但彼此都很客气和尊重。但是,我们一般很少提起家中的亲人,似乎,这是一个默契中的约定,一个谁也不愿触碰的话题。我们各自的家留在了原处,它们相隔着千里万里;从家中出来的人,却在天边漂到了一起。

他们大多已在荒山野岭跋涉多年。小刘是陕北人,二十来岁,却已是“老勘探”了。我俩单独聊过好多次。他的眉宇间透着几分清秀羞涩之气;其他人上班下班时都穿着那一身油腻腻的工作服,而他一下班总要换上另一件干净的衣服。在勘探队,小刘是一名机师。

那天,我们的柴油机被冻坏了,折腾了半天,就是发动不起来。我心急如焚,修不好,发不了电,十几号人就全部停工,严重影响工期。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,小刘来了,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外套。我与他打招呼,相媳妇啊,穿这么漂亮? 他说,今天偶(我)休息哩,没事,来转转。

我们正在为发动不了的机器头疼。小刘默默看了一会儿,卷起袖口,蹲了下来,说,让偶来试试吧。所有目光一齐转向了他。

很冷的天,小刘的额头上却渗出细密的汗。过了一个多小时,所有人的腰和眼睛都酸了。小刘仍蹲在地上,面前摆着一大堆拆开的零件,干净的外套上已沾有星星点点的油污。快到中午时,柴油机的“突突”声终于响起! 我们一阵欢呼。倘不是小刘的双手和身上沾满油污,兄弟们都忍不住想要把他抛上天了。我让人拿来二百元钱,请他收下,他连连摆手,不成,不成,咱们是邻居嘛。

到底还是没有拗过他。我陪他回到帐篷洗手。他突然低声问我,宗大哥,听说你这里有好多书,偶也想借一本看看。

我说,哦,好啊,都在枕头旁边,你自己随便拿吧。

他趴在被子上挑了好一阵,最后选了两本,很满足地回去了。他说看完了再来换。

几天后的傍晚,我正在帐篷内看书。小刘来聊天,跟我提到了路遥,说路遥在他老家呆过哩,很是为此而自豪的样子。略为踌躇之后,他从怀中掏出一张折叠着的有些油腻的牛皮纸,说,宗大哥,不好意思,这是偶去年写的,请你看看好吗?

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咯了一下,接过牛皮纸,非常认真地看了起来……

写得不怎么样,是一首想妈妈的诗。他说,已两年没回家了,指望着今年能有假期哩。■

东风小学

文/王晓映

父亲带着我在县城的东部转了一圈。模糊辨认街道、河流之后,我们确认,当时我们住的县城东部,只留下了唯一一个参照物,烈士陵园。

那么我就能指认了,陵园的东隔壁,就是我妈妈工作了很久的东风小学。我们全家住在那里,从我小学一年级直到高三毕业。

现在那里是一个住宅小区。小区已经陈旧,临街商铺嘈杂,居民三两聊天,恰如久居的主人一样,主场气势甚为强大。我们径直走到小区最后方,有一座桥横跨小河,连接了两岸。仿佛找到某件物证,我和爸爸都恨恨不已:那时候就想有座桥,就是没有,害我们过河要绕很远的路。妈妈从其他地方调动到这个小学工作,大概是我家生活的一个大转折。东风小学房子紧张,学校先给我家一间房,后来,又挤出一间,但是两间不在一起,一间在前排平房,厨房兼会客;另一间在后排平房,卧室兼书房。直到很久以后,才调到一起。

因此有很多的时间,我和妈妈走在从前屋到后屋,从后屋到前屋的路上。

晴天。下雨。早晨。黑夜。刚洗漱完毕,卷着裤腿,吸拉着鞋子,或者睡眼惺忪,头发蓬乱,抱着衣服、茶杯、打了一半的毛衣、书,等等。

那是一条红砖路。两边是花

坛,一棵接一棵的水杉之间,是低矮的灌木和花草。红砖历经打磨,十分细密,雨天的时候,雨水浸润进红砖毛细血管般的孔隙里,把砖头洗得更加光滑。夏天的午后,知了在水杉上大呼小唱。妈妈在家的竹榻上睡着了,我偷偷溜出门,红砖路发出烫来,我扔了拖鞋,在上面走。

花坛里种着凤仙花。我像妈妈的短影子一样跟在她身后满怀心事。我很好奇我名字的由来。经常问她,她从来不回答。有一天我跟着她从后排屋子走到前排屋子去,走在红砖路上,我又问她,我为什么叫“晓映”,她手上抱满了东西,头也不回地说,你问问凤仙花为什么叫凤仙花。我语塞,想了很久,长大后把这个段子讲给很多人听。

东风小学的主要乔木就是水杉。操场的一角有数十棵水杉,有点树林的意思。我家的房子后面,水杉整齐列队,我可以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望窗外一棵树的每一个分叉、分叉、再分叉,直到蓝天,天上,白云朵朵。

唯一的一口井边,长着一棵歪七歪八的合欢树。水杉的单调围合之中,院落一隅,围墙边上,井台一侧,安置这样一棵婆婆轻盈之树,实在是太会构图了。不过没有人想这么多。

进入初夏,树上开满了粉白渐变色的合欢花,似乎也无人注意。一夜风过,探头望井,幽深、明亮的水面上,洒满了小扇子般

的花朵。怔怔之中,水桶一路撞着井壁冲下去,击碎水面,一气呵成的一桶水泼洒着吊上来,重重放到地上,水面在晃,合欢花一缕缕的花丝贴在水上跟着晃。

我最后一次去东风小学,是参加嬷嬷娘的追悼会。

嬷嬷娘是妈妈的同事曹老师。他们家在东风小学里住得最久,与我关系最为紧密。嬷嬷娘是典型的传统妇女,慈眉善目,温言软语,承担一切家事,却也体弱多病。我们全家离开东风小学以后,就听说她常病倒。嬷嬷娘去世,是在一个假日。那时我刚刚工作,得以回家。作为被她疼爱过的小孩子,我重回东风小学。

一间旧教室被布置为临时的追悼会场。我匆匆打量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地方,一切都那么小,那么旧,没有和时代一起更新,变大,老得不合时宜。我都没有来得及细看什么,就一头扎进了那悲痛的现场。

追悼会结束,我很想留下来,好好看看东风小学,但是包括嬷嬷娘的家人,我的家人,似乎并无此意,大家仿佛都觉得,追悼会,应该是个来去匆匆的仪式。

于是,我匆匆地来,哭了一把,又匆匆地走了。嬷嬷娘和东风小学,就此永远别过。■